

周易參同契釋疑序

世傳周易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合而觀之其辭錯亂本不可以分章也彭真一因為解注遂并魏公後序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外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前輩謂此書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輕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彭公為之分章解義誠可謂仿估真經矣然承誤註釋或取斷章大義雖明而古文闕裂如易統天心可不慎乎之類皆合與下文連屬而彭本乃截為上章不成文理意者彭義亦為近世淺學妄更所以若是兼又有錯簡如象彼仲冬節一章不當在審而不誤之下類如雞子一章不當在各自獨居之下陳抱一嘗以象彼仲冬節一章移於子當右轉之前亦未為得鄭虛一所校自謂詳備而亦有錯處如中而相干金水合處與鬼為鄰之類蓋不當改而鄭乃改中為午水為木鬼為仙去本義連矣然晦爽定為昧爽鼓下定為鼓鑄粉提定為服之厥亦當理愚嘗合諸本參訂之雖皆出於先

正數君子辨校而其間更有大段舛誤如三五併危一分都集歸一所蓋謂房六張二鼎七三方之氣併在北方危一都會集而歸於一處也舊本乃以危一作為一歸一作歸二非惟失魏公本旨於理亦自不通此無他蓋因危一訛作為一遂疑其重復而誤改之耳至若補塞遺脫等語即魏公自序也所謂補塞遺脫乃指鼎器歌也魏公恐篇中所述尚有遺脫故復作此以補塞之如首尾武中間文瞻理腦定昇玄之說篇中皆不曾顯言而此歌遂陳之也嘗詳其數句以姓名隱括於其間首初一句又括出參同契者四字蓋此章為魏公自序明矣按彭公註本此序置在鼎器歌後彭公以鼎器歌辭理勾連字句零碎分章不得遂移此序附於三篇之末分為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退鼎器歌獨存於後以應水一之數此倒置之失實自彭公始也五相類即非五相類乃三相類也三相類者大易黃老爐火三者之陰陽造化互相似也所謂三道由一俱出徑路又曰羅列三

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是也外有讚序一篇或云後序或云魏公讚後人莫知所從遂總名之曰讚序晦菴朱子詳其文意以為註之後序註亡而序存耳近世註釋者皆祖朱子此說因而削去不錄然舊本既載不容不存愚今併書之以附于卷末蓋不欲棄其舊也嗚呼由魏公至于今千有餘歲去古日益遠傳說日益眾或有識者悼古文之久翳而為之剔偽辨真眾必愕眙非訖而笑其僭妄於是寧結舌不語而終莫敢著筆為是書任其責雖然其如後人何此鄭虛一所以其為是書惜也愚區區晚學幸遇明師獲承斯道之正傳兼得是書之善本歷試以還講明粗熟暮年而書成深恐推之未盡言之未詳改竄凡更三四葉又恐後人無以折衷遂合蜀本越本吉本及錢唐諸家之本互相鑿校以為定本其諸參錯不齊則有朱子考異一書在茲不復贅云時五星聚丑之年金精滿鼎之日林屋洞天紫庭真逸全陽子書

周易參同契釋疑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

上篇釋疑

匡郭一本匡作垣陳抱一註本改為圖郭避諱也

運轂正軸謂修丹當正其心猶運轂當正其軸也軸在轂內以貫於轂輻則又在轂之外以轉於轂者也一本軸作輻非是

牝牡四卦蓋繳上文乾坤門戶坎離匡郭之句總言之也此四卦乃鼎器藥物後言六

十卦乃火候也如中篇謂四者渾沌亦是繳上文乾剛坤柔坎離冠首之句後又曰六十卦用張布為輿洽成六十四卦六十

四卦皆為吾丹道之用此所以為周易參同契也一本以牝牡四卦為震兌巽艮非是

以為靈齋凝神子陳會真註本以作互猶御者之執銜轡有準繩正規矩隨軌轍處

中以制外謂如御者處於車中而能制御馬之進退以合乎規繩也蓋與中篇龍馬

就駕明君御時意同舊本猶御者之執銜轡有準繩作猶工御者執銜轡準繩墨非

是前輩乃承誤注釋以為猶工者之於繩墨現矩御者之於銜轡軌轍誤矣

兼并為六十謂日用兩卦一月三十日兼并為六十卦也一本作兼并為六十四非是

用之依次序一本依作如既未至昧爽即下文晦至朔旦之謂也一本

昧作晦非是蓋既未即月晦昧爽即月朔若以為既未至晦爽則猶言晦至晦爽於

文義大謬矣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蓋以兩卦並言前一卦屬春夏自

子至巳陽自下而升也後一卦屬秋冬自午至亥陰自上而降也若只以一卦言則

一卦止有六爻以十二時配之恰欠其半畢竟日用兩卦直事須當以兩卦並言

得其序一本序作理變化於中晦著朱子註本變化作升降一本作升降變化於其中

包裏蓋用文字通玄真經語者本作包裏非是

以無制有乃是制道之制非制御之制也大丹之法於無中造出有來故曰以無制有

如作制御之制發明而以無為神為汞為離以有為氣為鉛為坎此亦是一說然非

魏公本旨愚嘗及覆考之蓋因龍虎經有所謂有無相制朱雀炎空於是復人更不

究上下文之義竟以制道之制作制御之制說了又如中篇謂剛柔斷矣不相涉入

言剛柔不相侵逾也故繼之曰五行守界不妄盈縮却與後章剛柔離分之義不同

或又泥乎龍虎經有所謂剛柔抗衡不相涉入非火之各謹責於土之說亦未免以

剛柔離分之義說了今人相傳皆謂魏伯陽因龍虎經而作參同契故不得不祖龍

虎經之說殊不知龍虎經乃是隱括參同契之語實出於魏公之後晦著朱子云後

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契而為之其間蓋

有說錯了處愚向者未得其說亦弗敢便以朱子此論為然後來反覆玩味以參向契相對互考其說乃覺龍虎經之破綻旁出而實是隳括參同契之語也蓋魏公之作參同契乃是假借周易文象發明作丹之秘非推廣龍虎經之說若果推廣龍虎經之說則當曰龍虎參同契不得謂之周易參同契也然而龍虎經亦是好文字是故蔡季通深喜其言如曰元君始鍊汞神室含洞虛又曰自然之要先存後亡誠為

○ 至論但不是魏公以前之書耳  
器用者空李抱素註本者作皆為徵一本徵作證  
相當一本當作合非是  
始終一本作終始非是

皆稟中宮一本稟作在一本作中宮所稟非是  
之時一本時作際  
魏黃化一本作化黃包  
鄭鄂朱子考異作根鄂鄂即等也詩云鄂不

轉轉是此鄂字或作垺垺或作圻圻或作鉞鉞皆非是

稱元皇一本稱作當  
元年一本年作杰

乃芽滋一本作芽乃生一本作乃牙滋

復卦建始初或疑與闢建始初重複遂改初為萌朱子謂此乃不識古韻者妄改之也又如下文九六亦相當或疑與剛柔相當重複而改當為應皆非是

○ 日月無雙明謂日出則月沒月出則日沒晝夜遞照迭為出沒也一本無作杰非是蓋古先無字皆作无如易所謂无妄无咎皆此无字一本作煥炳而成雙  
免者吐生光一本作免魄吐精光一本作免魄吐生光

東方喪其明舊本作東北喪其明蓋因易有東北喪朋之語遂相承其誤習之而弗察也按坤卦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謂坤位西南西有兌南有離巽皆陰卦也以陰從陰故云得朋若東北則震坎乾皆陽

卦也故云喪朋今魏公謂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蓋言三十日之晨太陰沒於東方乙位即非用坤卦東北喪朋之說何以明之蓋西方庚辛南方丙丁東方甲乙乃一月六節內太陰昏見晨沒之地王保義

○ 所謂月有三移是也今夫月之三日昏見于西方庚至十六則晨沒于西方辛八日昏見于南方丁至二十三則晨沒于南方丙十五日昏見于東方甲至三十則晨沒于東方乙其理蓋曉然矣豈得乙為東北耶自古甲之與乙俱列于東方即不在東北今以乙為東北則乾體就之時曷不謂之盛滿甲東北耶甲近東北且不謂之東北何況乙在甲之前而又近東南其非東北也明矣

九六亦相當上文復卦建始初下已釋之易象索隱藏謂三十日之夜日月之象俱沉於北方也一本易象作陽蒸非是  
象彼伸冬節至以曉後生盲舊本錯於後序陳抱一移置于當右轉之前皆非是按此

章九押兩傷字并上文易象索滅藏連之則又押兩藏字蓋古人多用重韻後人不曉往往妄亂遷改遂使文意不連屬如上文關雖建始初與復卦建始初又如剛柔相當與九六亦相當皆重韻也豈可遽以重韻而害其正文哉

商旅一本商作賈

浩廣一本廣作曠

眇難觀一本觀作覲

符微一本微作證

節令一本節作時

中稽於人心一本心作情

依卦變一本作循卦節

循彖辭一本循作因彖作象非是

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一本治作理一本

作天下然後治此二句似手引用乾卦乾

元用九天下治之文然按上文坎離者乾

坤二用則是坎離為乾坤之用非謂用九

用六也如上文東方喪其明亦非用坤卦

東北喪朋之義蓋魏公之為是書大率皆

是假借正不必牽泥也

可不慎乎一本作可得不慎乎非是

魁杓一本杓作柄

諺離即別離也一本作移離一本作坎離

仰俯他本皆作俯仰朱子謂當作仰俯乃叶

韻今從之

鏡錄一本鏡作總

日含五行精一本合作合非是

詰過賄主一本作結過移主

辰極處正一本處作洪一本正作政

布政一本作政德

終脩一本脩作循一本

以掩蔽一本以作已

有無亦相須謂水火二氣相資而成造化也

有無或作金系或作吟系皆非是

進退分布一本進退作退而非是

揀之類白一本揀作望一本作搖

曰裹一本作包裹

相扶一本扶作拘

相連一本連作通

是非歷藏法謂此道非歷五臟存思之法也

若以是非兩字作是非非非之義則誤矣

次日辰一本次作以非是

累土一本作周回

而意悅一本作意悅喜

跨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則然若

以血肉之軀投畀水火則豈特焦濡而已

哉

移居一本居作名非是

功滿一本滿作成非是

偃月按下文曰汞日則偃疑作鉛音聲相傳

之說耳

作鼎爐者本作作法非是

良亦八一本作亦如之

虧明一本明作傷

金本從日生朔旦受日符謂月之光從日而

生每月朔旦與日相合也蓋金火即日月

也舊本日作月非是若以為金本從月生

則猶曰月本從月生此何義理

數稱五一本數作號

含育一本作貪欲

佇息謂凝佇呼吸之息二者合而為一如夫婦之交合也一本息作思一本作思皆非是

執平一本執作氣

土遊於四季守界限規矩諸本皆在壽命得長久之下惟鄭虛一本却在本性共宗祖之下

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即是直指凡砂凡汞之造化以譬喻丹法之造化却非假借

外一物以比並內一物相對而言也

以黍一本黍作粟非是

其卵一本卵作子非是

泥汞一本汞作頌

鍊飛一本飛作治一本作持

鼓鑄一本鑄作下非是

雜性不同類一本類作種

僥倖記不遇聖人獨知之朱子本無此十字

生狐疑一本生作坐

始畫八卦效法天地一本作始畫八卦象效

法天地圖一本作畫八卦效天圖皆非是

循而一本作結體

庶聖謂無位之聖人也孔子是已一本作聖者與非是

三君一本君作聖

令可法一本令作誠

為世定此書謂金丹大道無形無兆無以使後人取法故定此參同契一書于世與中篇定錄斯文義同舊本作為世定詩書非是

竊為一本為作待

輒思慮一本作綴斯愚非是

是

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即前章所謂上弦

兒數八下弦良亦八也蓋上弦金半斤下

弦水半斤以兩弦相合而觀之則成一月

三十日之數却與水中金之義不同一本

金計有十五作金數十有五

其土遂不入二者與之俱三物相舍受變化

狀若神此三物即是金水土三件金水二

者與土合而為一故曰三物相舍受若又

漆水火言則成五物矣或以三物為金火

木以二者為水火元雜殆甚非至論也一

本其土作其三二者作火二又作水二皆

非是

擣治一本作鑄治

致堅完一本致作綴

灸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動與下篇升熱於飢

山兮灸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龍和

於後實同一義舊本龍虎作晝夜非是

始文使可修一本作始初文可修

親觀一本作相親一本作須親

服之一本作粉提一本作粉捏一本作提粉

皆非是

一九一本九作元一本作粒皆非是

刀圭即是刀頭圭角此子而已言其不多也

若以刀為金圭為二土巧則巧矣然非魏

公之本旨也

較約一本較作簡

光明一本明作榮非是

薄蝕一本作激薄

顯龍虎一本顯作題  
嘉善牙一本嘉作加

中篇釋疑

借以造化一本借作須一本作始

元基一本作玄基一本作元模

六十卦用張布為與一本用作周非是

不邪一本邪作波

傾危國家一本作家國傾危

卦日一本日作月

六十卦用各自有日一本六十卦用作餘六

十卦非是

在義設刑舊本在作立

日辰一本辰作夜

用心一本作逆賊一本作逆散

已口一本已作鼎

之來一本來作中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上篇以無利有下已釋

之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至始於東北箕斗之鄉

蓋晦朔之間乃是亥後子前日月於此而

隱藏箕斗之鄉乃是良後寅前日月自此

而旋起以比喻丹法之妙與天地日月同

途也或者徑以良復寅前為晦朔之間為

一陽生採藥之候則相去遠矣

旋而右轉囀輪吐萌謂陽火自腰間旋斗歷

箕上至玄關則光耀透于廉帷之外也一

本旋而作左旋

昂畢之上震出為微蓋謂月初生見於西方

其象如震以喻身中火候也若以月出方

位論先天八卦方位則先天之震不在西

火候之震亦不在西既不識其落處徒見

其說之相戾耳

和平一本和作初

其統一本其作陰

六五坤承謂六五三十日却非謂坤卦六五

爻也

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諸

本皆在為道規矩之下惟朱子本在卦為

類母之下非是

周流六爻一本流作章非是

難以一本以作可

滋彰一本彰作亨

生光一本生作正非是

漸進一本漸作寢

成泰一本成作承

運而一本而作移

榆莢一本莢作葉非是

振索一本索作京

陽終於巳中而相干謂四月屬巳律應中呂

也霞山子詹谷註本中而作中呂一本中

作午非是

午為蕤賓為一作主

避世去位一本作避去世位非是

其精一本其作真

陰伸陽屈毀傷姓名謂七月屬申律應庚則

也伸即申也傷即夷也舊本毀傷作沒陽

一本作沒揚皆非是

消滅一本滅作息非是

至神一本至作其一本神作坤

衰盛一本衰作更非是

承御一本承作承

千秋一本秋作載

一無一本無作元非是

流布一本流作雲

類如雞子至肉滑若鉛舊本差在後蓋疑其

重韻而妄撮之也今移正之類如一本類

作狀相扶一本扶作符乃具一本具作俱

若鉛舊本鉛作鉛朱子本改正作鉛

新鐫上篇已釋之

恒爲一本作築固一本作築完一本作築垣

于斯之時情合乾坤一本作爰初之時由乎

乾坤

拘則水定水五行初一本作則水定火五行

之初

道無形象舊本無作之蓋古者無字是此无

字之與无草寫則相似故誤作之字也一

本象作狀

真一難圖一本一作其

至懸一本作玄且非是

耳目口三寶一本作耳目已之寶非是

發揚一本揚作通

視覽一本覽作聽

順鴻濛一本作順以鴻

念念舊本作無念

證驗自推移舊本作證難以推移非是

寢以一本作以浸

洞無極一本洞作潤非是

谷中一本作中宮一本作容中皆非是

任杖一本作拄杖

汲水一本汲作投

獲黍一本獲作穫

不見功一本不作無

至約一本至作事非是蓋書多之相似

也

遂相銜嚙咀嚼相吞舊本彭真一註及紹興

間劉永年本皆在慈母育養孝子報恩之

下朱子謂今按二句自屬下文俱相食併

之下四句相承語意連屬不當在此愚按

此章以母子之情爲喻蓋所謂遂相銜嚙

如慈烏反哺之義正當在此今依舊本移

正之

三五爲一即上篇子午數合三戊己數稱五

是也蓋與悟真篇三五一不同一本爲作

與非是

子當右轉謂虎向水中生也午乃東旋謂龍

從火裏出也子午即水火也子當右轉者

金水合處蓋從右轉至於子也午乃東旋

者水火爲侶乃自東旋至於午也天道左

旋右轉還丹之道與天道一同若曰子從

右轉而加酉午從東旋而加卯則是右旋

左轉與天道背馳矣東旋一本東作左

主客一本客作定

貪併一本併作使一本作榮皆非是

各得其性一本得作有性作功

如審一本審作有

得成正道一本本作得爲成道

父主稟與一本主作生非是

乳雞一本乳作肥

施化之道一本道作功一本作精非是

受氣之初一本之作元

日改月化蓋用莊子語一本作日受月化非是又疑日受月化礙理遂改為月受日化亦非是

水性周章一本水性作和融

木火為侶謂龍從火裏出東三南二同成五

也金水合處謂虎向水中生北一西四共成之也張紫陽謂四象不離二體正是此

意或用先天離坎加於後天震兌以發明

此說不惟失魏公本旨蓋與身中造化大

段相反一本金水作金木水火作水火

之甚矣

列為一本列作合一本作引

心赤為女一本脫此四字

子五行始一本脫此四字一本子作居

建緯一本緯作位

虛危一本作抱真

執火一本作降坐

調合一本作執火

妄有所冀一本作冀有所望

以砌一本砌作茵

下篇釋疑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至憂憫後生好道之倫

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後昆

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蓋謂古之聖賢既得

此道以懷玄抱真復憂憫後生好道之士

不得其說遂為之隨傍風采援古證今著

為圖籍以開示之又不敢直直敷露於是

託號五金八石而發明之也所謂著為圖

籍託號諸石乃指古之聖賢如此非謂後

生好道之人如此也此章彭真一陳抱一

皆體認錯了惟朱子註獨得其旨

三元一本元作光非是

精溢一本作津液非是

化形一本化作變

覆謬眾文謂反覆謬亂其文而不敢徑直漏

泄也一本謬作冒非是

傳世一本傳作舉

不仕一本仕作遂

故為亂辭一本為作非非是

玄溝一本溝作遠

退自後舊本後作改非是

關捷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周天兩字舊本

皆作周烝朱子疑周烝無義理遂改為害

烝亦非是害字與烝字蓋相似烝字與天

字頗相近也

江河無枯竭兮水流注於海舊本無作之非

是之无之誤中篇道無形象下已詳釋之

一本河作淮

終復始一本作復終始一本作復更始

張於一本於作設

白虎一本虎作罽非是

蒼龍一本龍作液非是

壓止一本止作之

龍鱗甲鬣一本龍作魚甲作狎非是

捷連一本作雜連 自相守一本自作而

房六一本六作七非是

正陽一本陽作陰非是

三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蓋謂房六昂七

張二三方之氣并北方危一都會集而歸

於一處也中間極有造化蓋南北張危月



也東西房昴日也危一合房六則為水之生成數張二合昴七則為火之生成數房六在東張二在南木火為侶六與二合而成八昴七在西危一在北金水合處七與一合而成八應二八一斤之數所謂本之二物者此也一本并危一作并為一又一本作之與一皆非是一本一所作二所亦非是當知魏公之作是書無一語不合造化若以為三五之與一皆都集歸二所則造化何有哉又况二所之說尤其大謬。縱使果謂之二所則當言分不當言集既謂之集則當言一所不當言二所也。

取甫詹霞山註本作甫取  
赤色通表裏一本作赤黑達表裏  
黍米一本黍作稻非是

若山澤氣蒸兮一本作山澤氣相蒸兮非是  
億世一本世作代 而可考一本而作自  
心靈一本心作魂 忽自悟一本忽作乍  
受圖錄一本作錄天圖非是

鼎器歌釋疑

徑一分舊本徑作  
長尺二一本尺二作二尺非是  
腹齊正朱子云按齊即古臍字一本作腹三齊非是

首尾武中間文蓋謂晦朔為首尾月望為中間也首尾即是一處中間亦即是一處若言已為陽子尾午為陰亥首巳午兩向為中間則是兩箇首尾兩箇中間矣一說以進陽火則子丑寅為首辰巳為尾退陰符則午未申為首戌亥為尾中間為中間則是兩首兩尾一中間其說皆未穩。

兩七聚一本聚作竅非是  
瞻理腦一本瞻作瞻一本作瞻皆非是

序釋疑

三相類謂大易黃老爐火三者之陰陽造化  
互相似也自彭真一以木三火二土五金四水一畫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故後人皆祖彭氏此說竟以為魏公本文而並作五行之相類說了沿襲至今無有辨之者皆不思魏公所言相類者果為何事

況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蓋合五行之生成數今彭氏止用生數烏得謂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為木三火二為一五金四水一為一五與中央土五共成三五則猶可謂之三五相類今言五行之相類則水自一數火自二數金木土之數各各不同安取其為相類哉一本作互相類似亦可取終不若三相類之說為甚明也蓋詳其下文有曰三道由一俱出徑路又曰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其為三相類居然可見矣。

鄒國鄙夫魏公自謂也魏公乃會稽上虞人今不曰會稽而曰鄒國者不欲顯言其本貫也若直謂之會稽則是後人改之之辭非魏公本文也

扶懷朴素一本作懷朴抱素  
不樂權榮謂不肯愛樂權勢榮耀也樂字當作去聲一本權作權非是  
利名一本利作令  
冥然間居一本作達容無間

察其所趣一本所作旨

共倫一本倫作論

施化一本施作神

歸根一本根作愚非是

我心一本心作形

八石一本八作五

成物一本物作功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猶遊寒廓與鬼為鄰至

各相乘負安穩長生十六句乃是繫括魏

伯陽三字各相乘負若如委鬼相乘負為

魏人自相乘負為伯下易相乘負為陽是

也一本鬼作仙阮作厄各相乘負安穩長

生作吉人相乘安隱長生又一本作吉人

相乘負安穩可長生皆非是又一本東西

南傾作東西南北水旱隔并作水旱兵革

讚序釋疑

立政一本作御極

米鹽蓋用史記天官書語米鹽分判猶言黑

白分明也一本米鹽作坎離非是

以易一本易作經

立注一本注作法非是

為此一本此作吾

周易參同契釋疑

抱一子解周易參同契敘

若一

夫物之成乎形象者久則必毀而乾坤不毀

物之聚乎精華者久則必散而日月不散物

之麗乎木火土水者其質終壞而真金不壞

物之屬乎砂石草木者其性可死而真丹不

死然則乾坤也日月也真金也真丹也皆物

之至神者爾是以仙家金丹之號非苟而取

故金丹者象乾坤以為體法日月以為用乾

坤吾身之天地也坎離吾身之日月也乾坤

升降則有候坎離配合則有機至寶鍊成一

得永得此其所以不毀不散不壞不死歟大

矣哉金丹之道包空括壤越數超形非其他

妙法三十六百門所可望洋也

先聖欽重道寶懼泄非人每以心傳不形竹

書後漢魏伯陽悼大道之幾嘗憫志士之無

師始以所得古文金碧龍虎經假象託趣演

而伸之紆發丹秘曉諸未悟目曰周易參同

契其辭古意深人病難讀徐從事張隨彭真

一嘗嘗傳註今所見惟彭耳然文義雖詳而

真機尚隱近時俗解類以旁門附會視彭益

舛貽誤後學不足觀矣抱一先生陳君天稟

夙穎洞明性宗嘉定癸未遇至人于淮之都

梁盡得金丹真旨寶慶初來肇十以慈濟心

接挽後輩始得參同契讀之迎刃無留疑已

而盡謝朋從入室修鍊者餘年功益深而道

益著於是以其親履實詣者筆諸詞解言入

微而義釋辭不費而理彰倘蔡墨之辯神龍

和氏之指真玉丹道有所恃賴矣昔伊川程

子謂世有至難者三事為國而至於析天永

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三者其

功則一皆可以奪造化今先生之道非但養

形而已也後學能熟味此篇深求而自得之

然後知先生之所謂道有非言語文字之所

能及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僕洗耳

先生造極之論殊久且預聞著述之意於是

手書

先生名顯微字宗道後隱以微名維揚人也

號抱一子有立聖篇及顯微危言并抱一子

書傳行于世云有宋端平改元夏五月朔旦

金華洞元天壁臺道人鄭伯謙拜手謹敘